

# 北湖重生记(小小说)

□刘宏杰

科尔沁草原的风裹着咸涩水汽，狠狠砸在朝鲁门脸上。他深一脚浅一脚陷在泥泞里，胶鞋早被冰水浸透，可目光死死盯着湖面——曾经能跑马的北湖滩，如今只剩半截房梁在浪里打晃，那是村民哈斯家的土坯房。

“书记，别等了！”身后的老会计扯着他的胳膊，声音发颤，“冰碴子都冻进骨头里了，再等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远处传来一阵闷响，又一片草场滑进湖里，激起的水花溅在朝鲁门黝黑的脸上，冰凉刺骨。

这是北湖村被淹的第三个冬天。三年前那场暴雨连下数日，湿地水位疯涨，低洼处的农田、房屋全被吞了。村民们搬去临时安置点，可心还拴在这片土地上，每天都有人来湖边守着，盼着水退。朝鲁门作为村党支部书记，更是天天泡在湖边，皮鞋磨破一双，换成了胶鞋，人也瘦得脱了相。

“再等等，”朝鲁门掰开老会计的手，声音沙哑，“巴特尔说今天到。”

话音刚落，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。一辆越野车在烂泥路上颠簸着驶来，停在湖边。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冲锋衣的年轻人跳下来，怀里抱着一个卷图纸，正是朝鲁门的儿子巴特尔，一个刚从“985”大学生生态修复专业毕业的高材生。

“爸！”巴特尔跑过来，裤脚溅满泥点，眼里却闪着光，“我申请的湿地治理项目批了！北湖村是试点！”他展开图纸，指着上面的红圈，“你看，咱们先种耐水红柳，固住湖边的泥沙，再……”

“种个屁！”哈斯一声怒吼打断他，“前年你叔叔种的杨树，没活过仨月就烂根了！去年我试的沙棘，全被水泡死了！你读了几年书还能整出多大事儿！”

周围的村民也跟着附和，有人摇头，有人叹气。朝鲁门看着儿子涨红的脸，心

里不是滋味，刚想开口，巴特尔却先一步上前，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平板电脑：“叔，您看这个。”屏幕上是一段视频，画面里的湿地和北湖一模一样，可半年后，那里长满了红柳，还有水鸟在浅滩觅食。“这是我导师做的试点，用的是改良过的红柳品种，根系能在水里扎三米深，还能净化水质。”

哈斯凑过去看，村民们也围了上来，小声议论着，眼里渐渐有了光。朝鲁门松了口气，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：“行，那就干！”

早春的科尔沁，寒风像刀子似的。巴特尔带着村里的年轻人，每天天不亮就往湖边跑。他们跪在泥水里，把红柳苗一棵一棵插进土里，手冻得发紫，裂开的口子渗出血，沾了泥就结成硬块，疼得钻心。朝鲁门看在眼里，每天早上都熬好奶茶，用保温壶装好送到湖边，可巴特尔总是接过奶茶，喝两口就接着干活：“爸，得赶在汛期前栽完，不然又要白费功夫。”

可不天不遂人愿。四月初的一个夜里，一场寒流突然袭来，湖面结了薄冰，刚栽下的红柳苗冻得蔫蔫的，叶子全卷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巴特尔看着地里的红柳，蹲在湖边，眼圈通红。哈斯也来了，看着冻坏的苗子，没像往常一样发火，只是蹲下来，摸了摸红柳的枝干：“这苗，还能活不？”

巴特尔没说话，从包里掏出剪刀，剪掉冻坏的枝条，又从兜里拿出一袋营养液，稀释后浇在土里：“只要根没冻坏，就能活。”他的声音有点哽咽，却透着一股韧劲儿。那天，村民们没等巴特尔招呼，都扛着工具来了，有的帮着剪枝条，有的帮着浇营养液，连平时最不爱干活的懒汉都来了。朝鲁门看着这一幕，偷偷抹了把脸，他知道，村民们的心又重新聚到一起了。

好不容易盼到红柳成活，新的麻烦又

找上门。六月，一场罕见的冰雹突如其来，鸡蛋大的冰雹砸在红柳上，刚长出来的新枝全被打断，湖面漂着一层折断的柳枝。巴特尔蹲在泥里，捡起一根断枝，手指发抖。朝鲁门走过来，递上一壶奶茶：“当年你爷爷修羊圈，刚垒好就被暴风雪掀了顶，他第二天照样接着垒，还说‘只要根还在，就不怕盖不起来’。”

巴特尔抬起头，看着父亲眼里的光，突然站起身，把断枝扔到一边：“对，根还在！”他立刻给导师打电话，请教应对办法，又带着年轻人重新规划，在红柳旁边种上芦苇，芦苇的抗冰雹能力强，还能和红柳形成互补。村民们也跟着忙活，有的去采芦苇苗，有的去翻土，连老人孩子都来帮忙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北湖渐渐有了变化。红柳和芦苇长得郁郁葱葱，湖边的泥沙不滑了，浅滩里开始有小鱼小虾。巴特尔又请来专家，在湖里投放本土水生植物，还搞起了“稻蟹共生”，水稻净化水质，螃蟹吃害虫，一举两得。第一年种水稻时，全村老少齐上阵，孩子们举着“保护北湖，就是保护饭碗”的标语，在田埂上跑来跑去，笑声传得老远。

可就在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，又出了岔子。邻村的化工厂偷偷往湖里排污水，水稻叶子开始发黄，螃蟹也死了不少。巴特尔气得发抖，带着村民去化工厂讨说法，可厂长根本不露面。朝鲁门知道后，没让村民们闹事，而是带着巴特尔去了镇里，找环保部门反映情况。那段时间，父子俩天天跑镇里、跑县里，收集证据，找专家检测水质。终于，在环保部门的介入下，化工厂被勒令停产整改，还赔偿了村里的损失。

# “礼赞劳动美 悦来文明城”文学采风作品选登

## 悦来河的歌声(组诗)

□璞瑜

扫帚划开薄雾时  
水珠转动着  
整个黎明的身影  
你弯腰的弧度  
恰好让晨曦  
停驻在堤岸的曲线

河水用慢板吟唱  
那些被擦亮的光  
被拾起的空瓶  
渐渐在波纹里  
长成发光的星座  
而你的姓名  
始终是潮声里  
最沉默的卵石

当夕光给桥洞镀上暗记  
塑料袋与落叶沉入沙砾  
你提着满桶的星月  
那被路灯点亮的辛劳  
碎成了粼粼的银两  
支付给夜晚的寂静

此刻悦来河变作钢琴  
每道涟漪都是被弦  
而混浊的河岸  
因你掌心的温度  
开始长出青苔的柔软标记

### 晨光与河

悦来河尚未点亮波纹  
路灯刚熄灭接线圈  
扫帚是温柔的节拍器  
在柏油路面划出弧线

杨柳叶练习飘落术  
你的手套沾满金粉  
应和远方断续的鸟鸣  
垃圾车吞吐  
夜晚遗落的星

剪枝器在绿篱里游动  
新伤口渗出薄荷香  
你用水枪缝合街道  
柏油路顿时泛起反光

而河水持续搬运云朵  
如同你清扫明灭的晨光  
当薄雾中浮出崭新轮廓  
那歌声已爬上脚手架上

### 晨扫者

拂晓的薄纱里  
你缓缓踱步  
金属外壳裹着  
光的絮语声

街道还在沉睡  
你已开始丈量  
圆弧的轨迹  
缝合夜的裂缝

橙黄闪烁警示灯  
似朝露在蒸发前  
最后一次颤动  
扫盘轻旋  
收集着残月与碎星

柏油路的深痕中  
藏有未寄出的雨声  
你替斑马线  
收回它们  
像收回流浪的云层

当第一班公交车  
惊醒鸽群的刹那  
你正把整座城市的倦意  
拧成一道澄澈的黎明

那些飞舞的灰尘  
突然学会了  
减速在弯道之中

而扫帚留下的水痕  
早已在晨曦中  
长出羽翼温柔而透明

### 微景辨踪

朝露垂落时  
每片新叶都在调校琴弦  
树影将碎银  
洒给破土的幼芽  
穿橘色工衣的你  
用剪刀临摹云朵形状

正午的寂静里  
灌木丛以年轻  
翻译光的密令  
你摊开掌心  
接住整个季节的绿意

待到夕照斜映  
所有轮廓开始融化  
你点数着年轻  
忽而听见  
群芳在晚风里  
重新排列韵脚

没有一片羽毛  
能测绘大地的吐纳  
唯有金角银边  
在砖缝间轻轻叩响  
园艺剪葱茏的  
那个休止符

### 光憩叠影

总在转角收集  
光的碎银  
当长椅接住  
悬铃木坠下的时辰

便有三折的晴空  
在鹅卵石曲线里  
蜷成了猫咪

总在栅栏间隙  
打捞澄澈的寂静  
藤蔓垂落时  
把蝉鸣编成波浪形的云

穿条纹衫的老人  
用旧报纸  
折好半生颠簸  
放飞成  
渐渐退潮的鸽群

总在日暮偏移时  
遇见自己的叠影  
儿童追逐泡泡  
彩虹在塑料管另一端  
轻轻破裂

夕照漫过防护堤  
我们共同等待  
满天星子落入  
排水渠刻写的  
未完成的棋局

## 给寒露

□董士杰

岁月  
是指尖沙修地滑落  
站在突降的凉爽中回问  
是谁驱散了持续的燥热

犹疑间  
一片片鲜红的枫叶  
飘然飞过  
跟上来的是  
梧桐白杨银杏的叶  
叽叽喳喳唧唧我我  
谁愿意脱离  
族群的怀抱  
都是不容分说

翠绿的田畴  
失却了往日的生机勃勃  
碧蓝的天空  
律动着白纱裙般的云朵

秋缓缓地远去  
渐渐地深沉

你竟是秋  
靠谱的使者  
你带来了寒意  
你也捎来了空灵  
所以，无人责怪你  
旋冷风布霜雪  
你准时守序  
永不更替



## 树的风格

□苏承全

它有一个铮铮铁骨的名字——杨树。在北方，杨树是一种极其普通和平凡的树。在霍林河人看来，它长在霍林河人的脊梁里，撑起北国边疆壮烈而血性的天空。

杨树是极易成活的一种树，面对困境不畏缩，牢牢守护脚下的土地，只需要一点点养分，就能顽强地生存。即使是山岭薄地，环境十分恶劣，它也能长得旺盛繁茂、生机盎然，体现的正是震撼内心的生命之美！

在中国内蒙古北部边疆，哪里自然条件最恶劣，哪里就有杨树岿然不动的身影。哪里条件最艰苦，哪里就有霍林河人生活和战斗过的足迹。杨树和霍林河人交流、汇聚成生命和意志的集合体。曾几何时，无数壮士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，如浩荡的江河，不断刷新和改写着中国内蒙古北部边疆的梦想高度。他们要在荒原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露天煤矿。他们用劳动的第一声号角，催醒了沉睡千年的荒原。他们像杨树一样挺拔、伟岸的身躯无畏地抗击着一切艰难险阻——风吹不倒，雷劈不垮。天寒地冻何所惧！因为他们敢于创造奇迹的霍林河人。“不怕苦不怕累，一生扎根大草原，甩开膀子拼命干，誓把青春献煤田……”正是他们的这种拼搏精神才谱写出了霍林河波澜壮阔的创业乐章！一个个身影，一段段故事，定格成永恒的丰碑。

霍林河是一座年轻的草原煤城，也是杨树生长的地方。诗人艾青在《年轻的城》一诗中曾满怀深情地赞美这座城市充满着朝气和希望：“它是这样漂亮，令人一见倾心。”“它的一草一木，都由血汗凝聚。”煤城的上空笼罩着绿色的云朵，随处可见杨树挺拔、伟岸的身影。徜徉在杨树林中的甬道，从浓密枝叶间筛落的点点金光，在心灵的琴弦上跳跃，雀鸟在啾啾啼鸣。一棵棵、一排排的杨树手拉手、肩并肩、根连根，凝固成坚不可摧的绿色版图。微风徐来，树叶在空中沙沙作响，回声在空间久久地激荡和回旋。在林间悠闲散步的霍林河创业的老年人，面容慈祥，腰杆笔直，成为一棵棵移动的杨树。我知道，他们脊梁里都有杨树的品格，只要生命不息，他们的脊梁就永远不倒。

在高大静默的杨树下，我常常想起了为建设霍林河美好家园牺牲的开拓者们。我仿佛看到，一张张清新的脸庞在历史的风尘中浮现，他们脚步铿锵地向我走来，把痴情目光投向杨树，深情凝望着这片他们用一生青春和热血耕耘过的理想的故土。霍林河开拓者们的那种艰苦创业精神，在心中高矗！

盛夏，杨树一律伟岸葱茏，郁郁葱葱，亭亭如盖。它的要求不多，冬季在严寒中默默地坚守。仿佛杨树林是迎抗风沙一条坚韧的生命线。杨树适应环境，懂得顺其自然——幼株根浅，对抗干旱，芽叶自然要收敛，以减少水流蒸发；到了大树根深时，自然要张扬，以竖起意志之旗。其变化的背后，是顽强地矗立于土壤之中，以根系深深抓握基础，防止沙土的流失。它任由春夏秋冬月月的变化，以履行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——抗风沙，绿化环境。杨树在干旱中是最顽强的。那漫山遍野的郁郁葱葱，泼洒出了块块雄浑壮阔的绿洲，渲染出了一道道奔腾豪放的风景区。它是生命的守护者，与霍林河的父亲同守贫瘠，与这里的乡亲共度艰苦。历经岁月风刀洗礼的杨树，你就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，生生不息，坚毅顽强。我走近你，仰望着你。我的手一遍遍地摩挲着你饱经沧桑的躯干，从心底里热切地呼喊你的名字，一次次热泪盈眶。我愿成为你脚下的一棵小杨树，沿着你走过的串串坚实的足迹，走向生命的未来。



西辽河 云海红枫 清源摄

## 想起那件咖啡色夹克

□张维兴

初冬的落叶随风而舞，我和妻子站在通辽百货大楼前，裹紧外衣。玻璃幕墙映着周边的摩天高楼，这座老建筑显得有些局促。可推开那扇宽大的玻璃门，我恍惚间觉得，眼前光影与五十年前的秋日慢慢重叠。

那年我十五岁，是个穿补丁衣裳的农村少年。为见在城里上班的哥哥，我攒着攒了大半年的零钱，独自坐了五小时绿皮火车。到通辽时天已擦黑，城市路灯亮如白昼，我出了车站，眼神直直。

这时哥哥拍了拍我的肩。他穿着蓝色的工装，头发梳得整齐，见了我就笑，伸手揉我头。摸到我打补丁的粗布衣衫，他动作顿了顿，拉着我的手往家走。我第一次住进城市楼房，一切都新鲜。哥哥和嫂子头年结婚，嫂子漂亮贤惠，在他家吃了顿晚饭，晚上激动得没睡好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哥嫂说要去百货大楼给我买衣服，我兴奋极了！那时农村穷，只有过年才能换新衣。“通辽百货大楼”离哥家不远，六层高，巍峨气派，大门两侧的橡皮树比我还高。进门后，天花板上的吊扇悠悠旋转，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，让我目不暇接。

哥哥拉我在服装柜台前停下，拿起一件蓝色夹克衫在我身上比，说蓝色耐脏。可我瞥见一件咖啡色的，颜色少见，领口缝着浅灰边，特别“洋气”。我手指了指，小声说想要那件。哥哥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眉头轻皱，说咖啡色显黑，我皮肤本就不白，让我再选选蓝色。我不懂显白与否，只觉得这夹克像城里人穿的，怕错过就没机会了，攥着衣角不说话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嫂子轻轻拉了拉哥哥胳膊，说弟弟喜欢就依他，弟弟高兴最重要。哥哥转头看嫂子，又低头看我眼圈泛红的模样，叹了口气，只好示意售货员拿那件咖啡色夹克。

售货员阿姨笑着取下衣服递给我，夸我眼光好，说这是刚到的新款。我接过衣服，手都有点抖，赶紧往身上穿。布料有点硬，领口稍大，穿在身上松松垮垮，可我觉得特别舒服、暖和。我低头摸着拉链，拉上去又拉下来，嘴角压不住笑意。哥哥看着我笨拙的样子，笑着拍拍我背，说再长长高点，衣服就合身了。

后来我从嫂子口中得知，为买这件衣服，哥哥连着好几天中午没去食堂，只啃家里带的干粮。那时哥哥刚工作，工资不高，还得给爸妈寄一部分，难为哥哥精打细算，硬是从口粮里给我挤出了一件夹克衫……

如今再站在百货大楼的服装区，衣服款式更多、更高档。妻子拿起一条加绒棉裤在我身上比，笑着让我试试。我摸了摸它柔软的面料，感觉从指尖传到心里，突然想起当年穿咖啡色夹克的暖意——布料虽硬，领口虽大，但那份从心里涌来的欢喜与温暖，一点没变。

我望向远处的收银台出了神。我记得当年哥哥付钱时，从口袋里掏出钱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里面是叠得整齐的纸币，数了好几遍才递给售货员。哥哥和嫂子站在一旁，温柔地看着我，还帮我理了理夹克领口。我兴奋得心跳加快，怕这是一场梦，醒来衣服就没了。那些画面，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。

只是如今，身边没了哥哥的身影。那个会揉我头笑、为我选衣服、替我考虑周全的人，早已不在。哥哥走后，我在家里翻出一张老照片——是当年我穿那件咖啡色夹克站在百货大楼门口拍的，照片里的我笑得灿烂，哥哥站在旁边，手搭我肩膀，眼神满是疼惜。我拿着照片流了好久的泪，仿佛又看到那个穿工装、笑着拉我手的哥哥。

我和妻子走出百货大楼，风依旧吹着。手里提着新买的棉裤，暖意传到掌心，心里也被填得满满当当。我回头再看一眼百货大楼，当年的白墙换了新装，门口的橡皮树没了，没变的只有熙熙攘攘的人流。

原来有些记忆从不会被时光冲淡。就像这座旧楼，虽周围建筑换了又换，却依旧承载着少年时的回忆；就像那件不太合身的咖啡色夹克，虽早已不见，可它带来的温暖一直留在我心里；就像哥哥无奈又疼惜的笑容，虽再也看不到，可每当想起他，心里就涌起暖意。这种爱，就像冬日里的暖阳，在某个熟悉场景里突然冒出来。就像我会时常想起五十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想起哥哥为我买的那件咖啡色夹克。

